

暗戀 ■ 陳晏瑩

瀛苑副刊

自第一眼起我便認出你了  
門外震著暴躁狂怒的悶雷  
雨落的方式激烈得誰能  
不將之聯想與毀滅的世紀末？  
而我失去接收你音頻的情境  
卻還是自第一眼起便認出你了  
自第二眼起我的荒謬劇便啟幕了  
天空戲劇性地灑下可有可無的雨  
一把傘便撐起我半世紀的遺憾與眷戀  
你複雜無規律的手勢引我  
憶及拉赫曼尼諾夫狂熱的第三號鋼琴協奏曲  
鍵盤與你的聲音在耳際鏗鏘合鳴  
奏成我的心悸  
記憶的鑲嵌肯定是從卡謬開始  
一次意外的交集我便摒棄沙特消極的荒謬

絕對我願為你向存在主義者提一場非理性的辯證

鳴笛乘鐵達尼向伊比鳩魯的享樂國航去

走一趟僅有過程不見終點的航行

灰色的氾濫是從卡夫卡開始

我自畫於梵谷鮮明的炫黃筆調中

你看不出色彩表象下悲沉躁抑的本質

卻仍潑我以滿溢的灰黑油料

於是將我逼進米羅決裂反叛的後現代裡

畫布不存在了我選擇躲進黝黯無光的城堡

天空是怎麼黑的呢？

太陽行至南半球月亮堅持停駐同一面海洋

絕然黑暗徹底成形後我便

完全失去你了包括影子

是你定住地球運轉還是我？

這樣也好

註定我繼續以一個存在主義者的身分待著

和我深深深的荒謬